

未婚夫



上海光華書局刊

未 婚 夫

餘 影 譯

上 海 四 馬 路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1 9 3 0

88928

7762 三

目次

卡 未 父
婚

爾 夫 親

亞耳美尼 A. V. AHARONIAN 著

布勒愛利亞 DIMITR SISIMANOV 著

瑞士 EDMOND PRIVAT 著



父
親



(南)

他的鬚髮白得像天鵝的羽翼，他的頭像春季剛剛開着花的櫻桃樹。

兩目遲緩的一瞬，而那些微弱的疲倦的目光至多閃射在濃厚的眉下，彷彿像深夜燃着的提燈當黎明時發出微弱垂滅的光尋求安靜。

他的黑而重的氈帽罩在肩上，背上披着一件毛製的亞洲大衣。

他是一個用氣力的人。

厚的帽子的邊緣和大衣上灰色的彎曲的綫證明他是過的長期的勞動生活。

頭搖動着，很遠人家便能想到他時時用頸部轉動是爲了使帽子戴得適當些。

他手中有一枝長手杖，是不久以前從樹林中砍來的；它的上端可以達到老人的肩頭。

向上看去，可以看見他的面部顯露着不自然的憤怒和泛着愁雲的嚴厲的秋空，狂怒的風用塵埃去充塞他的眼睛，並用他的長鬚作娛樂。

當風更猛烈的時候，他便戰慄起來，手杖在手中震動着；他把頭搖了一搖；隨後使用左手將他的長大衣的衣邊扯來拭去眼中的塵埃，便又走過那寬闊的無人的街道。

他走得很快；但步程却那樣短小，使他很難穿過那大的距離，因爲風阻礙了他。

他不注意這個。

他困難地行走着，並向自己談着話。

他說出來的言語常常是一樣的：

「人家將赦宥……怎麼人家不赦宥……」

他是無疑的，人家將赦宥他的兒子。

人家判他以死刑。父親依了老練人的勸告打電報請求更改死刑；他不知寫請求的地址並寫給誰人。寫甚麼呢？他僅僅知道在政治的城市裏有人能做各樣的事情：上校或赦宥；他是無疑的，那萬能的人將釋放他的兒子。

「人家將赦宥……怎麼人家不赦宥！……」

這些言語他深信而反覆地念着。

那信念有基礎了，嚴肅的基礎，他發見了這個，那老人自己。

人家應該救宥，因為……怎麼人家能生存，怎麼人家要上統，殺死無罪的人……人生存着……忽然不能生存了……某種障礙，一種不能限定的無形的東西落在他悲愁的腦上。密霧掩蔽了他的思想……頭搖動着……

人家將救宥……他果然請求了……那老年人……七十二歲，灰色的髮，在世界上確實付了國王若干年的賦稅！……他的兒子在服役，是一個兵……那青年人是三十歲；他的形狀，寬肩而大眼！他是一個良好的青年！他的手將舉起來麼？人家注視着！……

最後的理由對於他彷彿最強烈……怎麼人家要上統……那樣的青年人！

「人家將救宥，怎麼人家不救宥？……」

昨天他在那兒——在拘留所內。

人家向他說，現在尙未得到回信，叫他明天來。

他久不離去，但站在同一的地方，拘留所長的面前，像死了的人，光着頭將身子依靠在手杖上。

——明天將有回信了，不是麼，先生？

——是的，是的，老年人！喂，那末現在走得了！

——你的嘴是多福的！老人微笑着說。——你知道麼，先生，他是何等的青年？……你不留意這個，他是在拘留所內；確實是痛苦的；但是，注意，假如你選擇十個勇敢者，通知他們，留意，在那天井內，他們大家一齊向我的勇敢者射擊，那時你看……僅僅鏈鎖着他的腳……他像山一樣，像獅子一般……留意，在過去的一年，在我們的村莊內……

所長打斷了欣然自得的老人的談話……

——人家將赦宥，老年人，人家將赦宥——所長發出一種奇異的微笑，那種微笑僅僅官吏才有，誰人見了，就會寒慄。老人沒有注意及此，反因他微笑而快活；他勇敢地願望言談關於他兒子的話，宛如兒子的命運就依賴了這個。

老人毫不移動，他的臉平靜而充滿着希望；他有某種話要說；大家聽着！所長已經許久不看他，不聽他的話了，但是爲了某種特別的機警却又不使他離開。

——你知道麼，先生？我的兒是無罪的……確實的，他是無罪的，像剛出世的孩兒……他不欺騙……請問……假如他有罪，請上帝裁判……是的，請上帝裁判……不是那樣的嗎，先生？

——是的，是的……現在走得了，——所長依然微笑着……老人仍然不動，望着窗子；他是滿意了爲了自己的談話。

——那是如何地紅呀！

——甚麼？——所長驚異地問。

——看，那白鶴的胸腹……牠是如何的美麗啊！……

一隻白鶴向下飛來，落在窗上，啄食殘物。

帶着驚異的所長忽然注視着老人。

——白鶴是好的雀鳥……哦！牠們有多少隻呀！……

一羣白鶴忽然從天井裏飛了起來，並且忽然又聽到鐵鏈的磨擦聲，這個，像一種反抗的叫喊，用了戰顫的嘶啞的聲音向窗內注入。

——啊！我的眼睛開着罷，瞎了你雙親的眼睛！……各人確實都有他的父親和母親！——他忽然叫了出來，他的眼睛潤濕了，他用他的長大衣的邊緣揩他的眼睛。

末後依了所長的命令人家將他引出去了。

那是昨天發生的事。

今天他又走來，他是無疑的，那請求援救的電報應該有回信了。

「人家將赦宥……怎麼人家不赦宥！……上帝確實……」

風像狂犬一樣的怒吼着，竭力阻礙他的進行；塵埃飛入他的眼睛，頭搖動着，他不停地走着，並向自己談着話：

「人家赦宥了……」

拘留所長今天有更溫和的容貌；他更注意而精細；只是他不長久微笑了。老人垂頭站在同一的地方，一隻手持着手杖，一隻手拿着帽子。他們靜默着。

所長吸着香烟。老人看着烟霧冉冉上升；他又看見他的右手擰着紙條而左手又用它擦着桌角。

老人等候着；他們默然無語；只聽到坐在桌旁的書記隨毛筆的磨擦；先前在白鶴在窗上啄食麵包的碎片。

老人注視着拘留所長的眼睛。

眼睛仍然是柔和的……像昨天一樣。

——喂，老年人，回信來了……人家免去死刑了……但是，唉，是太遲了！……

——來了？……老人忽然噤了出來，沒有聽到最後的話……於你是光榮的，上帝！

是的，來了，……但是，不幸太遲了……

——遲了？怎麼遲了，先生？政府是多福的！不是完全一樣麼，早一天或遲一天？人家確實免去定罪了！……

靜淑又忽然支配着……書記放下了毛筆，人家可以看到他急促地呼吸着；他倚靠在椅背上，並注視着……所長不再微笑了。他俯頭將桌子的抽屜拉出，從裏面取出一個小紙包。

——注意，這是你兒子給你的款……他沒有說別的話……

老人靜靜地取了銀角，三盧布又二十五個科伯克（Копейка，俄國幣名，等於一盧布百分之一，譯者註。）將它們緊緊地握在手中。

——我的謹慎的兒呵！他忽然喊了出來——他將盤路給我了……呵，我的親愛的人啊！……他是好人，先生！在他未死以前，我能得到你的允許再見他一次麼……政府是多福的！……

靜寂從新支配着；紅色胸腹的白鶴從窗上飛去了；從新又聽到鐵鏈的摩擦，像一種反抗的叫喊，帶着嘶聲向室內注入，並撞擊着牆壁，在屋隅裏震盪，
嗚咽。

——是法律，老年人——所長說，不注意他最後的問話……——是法律，沒有辦法……我們的責任是重大的……但是有甚麼辦法呢？……我們是法律的僕人……在昨夜裏一切都完了……回信遲了……可惜地！……

這次不僅再靜寂，而靜寂忽然統治着房屋，並且有一種另外的不能看見的，然而可怕的東西呼吸着，唏噓着，它的唏噓向在場的人們的臉上撲去；大家都想將臉藏在手裏或將頭躲在其他的地方。

老人看着所長。

「回信遲了」……「是法律」……「在昨夜裏一切都完了」……這些字句

不住地在他耳內響着，使他得到一種新的感覺宛如閃電一樣；老人不僅分明地聽到，而且還看到那些可怕的字句，它們像些堅硬的釘在空中旋轉，來了並穿入他的腦蓋……隨後，那些在他手中的銀角……「你的兒給……他沒有說別的話……」他覺得，好像那些金屬漸漸地鑲入他的手掌的肉中；他覺得，但不能將手展開；他握着手指直至骨節碎斷。

並且恐怖的真理，像一條極大的黑蛇，漸漸地伸展在他的眼前；留意，蛇的頭從黑暗的孔穴裏伸出，繼而顯露了背和尾直向老人彈去。

蛇微笑了……

所長將頭抬起來，興奮地微笑着；他看見老人的眼睛漸漸地更闊大，更展開起來，好像將臉的全部估摸了一樣，眉毛向上豎立着，在他的視線裏所看見的是一種極大的恐怖，阻礙而兇猛，像在黑暗中的猛烈的火焰。

那長將頭垂下。

「我的兒……不是……在此地麼？——老人說了將上顎骨緊緊壓着，並伸手向着天井，那兒那些再外散步的犯人的鐵鏈磨擦着。」

「是法律……有甚麼辦法呢？……同信運了。」

密纏繞着他，老人擡動着，戰慄着，在牠的冰冷的可怕的懷抱裏。

那長做了一個手勢，兩個看守者扶着他的腋下慢慢地將他引了出去，門關着了。

老人在街上。

風狂呼着；雲更向下面沉下；是可怕的含着塵埃的暴風。

老人將身子靠在對面的牆上，一隻手握着手杖，另一隻手內——是血塗着的銀角。

他戰慄着，他的全身搖動地向牆壁擊撞，他的牙齒互相磨擦着，好像要磨碎一樣。

狂暴的風吹去了他的帽，並將它拋在塵埃裏。他的頭慢慢地向泥土垂下，白鬚分散在胸前，頭髮，狂亂地飄散着，披在他的額上並遮住了他的眼睛。手杖從手中落下，那些銀角——從另一隻手裏落出了十五個科伯克小錢並隱藏在塵埃裏了，隨後那其餘的銀角也一個一個地跟着落了下來。

雙膝自己屈下了；他遲緩地匍匐着，探摸牆壁，他坐着了；頭垂着，幾乎倒至地上，鬚鬚紛散在地上，宛如死了的天鵝的羽翼。

風用了沙街的塵土，聚集着，攜帶着將它傾倒在頭上，背上和腳上，恰像開着花的櫻桃樹。

用了造墓者的能力它將老人葬埋了並冷笑着，叫喊着，號泣着……既不見

頭又不見鬚和腿。

爲了永遠的悲哀，故鄉由痛苦而嘆息……

遠遠地，在潮濕的，荒野的山坡上，只有病而垂死的雀鳥在那兒行走，並當深夜有許多貓頭鷹在那兒號泣，他的兒臥在土裏……

——Av. Aharonian

未婚夫

他睡在病院的黑桌子上，不動地靜靜地過了多時。他只更興奮地吸呼着，窒悶地呻吟着，並發出一種喘息聲。當看護婦在他身旁的時候，他轉動着幾乎變成灰白的困倦的眼睛抱怨地說道：

——太痛苦了，小妹妹，……太！

隨後他伸手取了熱水，乾渴地喝了又從新靜靜地向天花板注視着。

他的診治的名單上寫着：兵士伯特而·惹拉提夫，是開坑着，未娶妻，現年二十五歲，槍傷了左膝。傷處帶炎症，流出濃汁甚多。病人爲了劇痛而抱怨。治療單上記着：12. II. 剗左邊，麻醉過，25. II. 剗後面，2. III. 從骨中取出，未麻醉。

經過了最後的手術以後，病人似乎好了許多。每晚當大家睡眠了的時候，他常常向看護婦說：

——小妹妹，他低聲說，我是一個獵人。我殺了許多鷓鴣，山兔甚而豺狼……只要這可咀咒的脚恢復原狀，我將送你一些獵物！

隨後他微笑了，他的言談常常是用微笑收尾的。

——但是伯特而，一次看護婦問，人家說你是訂了婚的；那末請講一講關於你的女郎的事，她好麼，美麼？

——唔，我向你說甚麼呢？伯特而不情願地重複地說。她是好的……女郎
像女郎。

但是在這時他的眼睛開了，並且那粗大的健狀的鷹鼻的尖端也戰顫了。

——我將寫信給她，請她來，愛說話的看護婦說。

但是受傷者的眼睛用面帕蓋着了，他急速拒絕說：

——讓她留在鄉村裏；我不需要寫信給她。呵，……當我將來恢復健康的時候。

但是宛如被驚駭了似的，爲了使未婚妻不到那兒來看他，他叫着看護婦寫信到鄉村去，說他在所非（地名），在營幕裏，使人家不掛念他。

隨後他靜默了。

在四月內伯特而彷彿好了一些。傷處不那樣使他痛苦了，他甚而能夠時時

在牀上轉動。爲了快樂他和棕色的鄰人攝威特克成了朋友。攝威特克的喉頭曾經受傷，經過手術以後，他從喉管的小氣管呼吸。當他想說話的時候，他用手指塞住小氣管，便發出一種嘶聲，宛如他恐駭甚麼一樣。伯特而要攝威特克爲他剃髮，到晚上就和看護婦玩紙牌，他忽然計算着說：

——唔，現在還有三四個星期……並且到鄉村……

——並且——並且你將看見你的未婚妻……

伯特而忽然靜默了。然而一次他低聲地，懷疑地說：

——誰知道……假如我睡着變成了衰弱……

他將頭搖動着，手掌強烈地壓着被褥，並且不中止地注意着。

就在那一天他的眼睛裏現出煩擾的東西了。

他在城裏買了一架小鏡子，開始更長久的注視他的顛顛的慘白的面容。

幾次他同看護婦爭辯。

——唔，妹妹，……何故你給我那樣少的飲食呢？看，我像甚麼！請向醫生說，多給點東西我吃。

他因了可厭的繃帶而更焦急了。

——醫生先生，他說，這還沒有痊癒麼？這個腳將我苦夠了。

醫生友愛地拍着他的肩說：

——你是勇敢的人……你還要稍稍容忍一下……

在他的背後注視着他的傷處的人們都顧慮地搖着頭並憂愁地說道：

——那末你說你更好了麼？

伯特而肯定地回答說：

——哈，請大家不要問及更好的話；但是……恢復健康是時候了。

——嚇……時候將到了……劇烈的痛苦過去了，只有些微遺未痊癒……

伯特而被遷移到他自己的房屋裏了，他低聲抱怨着醫生過於遲延，但只極着傷處使他苦痛，並用繃帶裹着他不能步行。

但是恰恰在復活節那天，痛苦忽然愈加厲害了。伯特而帶着強烈的願望避免看詭辯的轉來。如果人家又去搔着傷處，那它更難以恢復健康。他希望到早晨就立刻痊癒。

但是它不這樣。反而愈加痛苦起來，並打碎了他的知覺和意念。伯特而開始強烈地呻吟以至於不能自持了。

然而當早晨看護婦問他——你覺得怎樣？——沒有甚麼，他說。

——你不是更不好了麼？

——沒有甚麼，倦悶……

一次他忽然發怒地說：

——何故你不縫好那個傷孔使它快好呢？

醫生沒有回答甚麼，只是爲他洗滌。隨後就同往常一樣叫人將他移開；他們發出一種怨聲，並即刻站在他的旁邊了。

他們中的一人輕輕地拍着他的胸，側着耳聽了一會便點頭示意，而另一人便說：

——請看，伯特而，你已經是一個勇敢的人，是一個知名之士……那末我們說如像壯夫一樣……那末我們將它割去，那一隻腳，使你免得痛苦！……

傷處像被打擊一樣，伯特而把手臂舉起來又向後放下去，眼睛閉着，瘋狂地搖着頭，爲了不聽不知。

——聽着，伯特而，你要死去！你將變成屍骸！

伯特而不住地搖着頭。

醫生徒然警告他。他連一句話也不回答，並時常旋轉着頭。他的全身戰顫着，而他的傷脚也微微移動。但是他幾乎不覺得痛苦。

醫生離開了他，不知要怎樣做才好。

人家將他搬進病室，他的全身甚而連頭也蓋着不願聽聞。當看護婦試爲他揭開時，他便像犬一樣的狂叫起來，她恐怖地將手縮回了。

到晚上他沒有什麼徵候，既不睡，又不吃，只是從他的被蓋下可以聽到一種野獸似的繼續的喘息聲。

夜裏那些受傷的病人聽到他呼喊他的未婚妻：

——親愛的黎華，親愛的黎華！

早晨攝威特克和其他的人們戲謔地同情地向他說：

——嗚！你確實要死……割去那一隻腳！那腳不能割去麼？假如我的腳有那樣痛得厲害，爲了免除痛苦我也將割去我的腳。

伯特而不動。

——那末聽呀，——雖然只有一隻腳，但能常常同你的年青的妻在一起！那時伯特而自己轉動着，並看着其他的人混亂地走開。

在十點鐘時醫生到了，並帶來了一個受傷的陸軍上校。上校和善地向他談了多時；伯特而額上的一捲東西被人取去了。

但是當醫生中的一人剛要開口的時候，他忽然坐了起來，並帶着怨恨的目光哭泣了：

……呵，你們，你們是人麼……是土耳其人麼？

……我的腳不給你們……不給……不給！

那些人恐怖地紛亂地擺着肩，並覺得那時毫無幫助，他們站開了。

伯特而激怒地向他們喊道：

——我不割掉它，不割掉它！

看護婦使他安靜下去。

其餘的傷人恐懼地自己轉動着。——只有一個知道其中的原故的死人在屋隅裏微笑。

在這次激怒之後，伯特而又安靜下去了。

他所有的強力都用到和腳的堅持中了。但是痛苦在傷處不住地擴張。那些人們徒然無用地爲了得勝而鼓着勇氣去移動受傷的腳，去看他的傷口——然而痛苦時常更無情地穿入肉中，使肉破裂。他漸漸地失去了強力和堅毅。

——他受着死的痛苦……死的痛苦……*fortes* 慘白的攝威特克說。看護

婦再沒有什麼向伯特而說了；只將他全身蓋着，致他單獨地在恐怖中。

但是在晚上，在一次極短的停息以後，忽然從那些被克服了的受傷者那兒聽到一種狂亂的叫喊：

V-v-h-a-a-u-u-j-j。

那聲音不停地將空氣打破了。

不久醫生到了，把這一塊無願望的，無知覺的簡直不像人的肉移開了。他們又將他放在手術桌上。

當醫生們和看護婦來的時候，他哭泣地喊道：

——割……快點割！

伯特而不久便在昏迷中睡着了。隨後慢慢地依次用了各種的手法：刮腿，敷沃素和不銳利的刀在肉上至多只能碰到的磨擦，割去肌肉！漸漸達到被綑帶

裹着的脈管，結果經過了幾次錘子的運用，於是脚便與身體分離了。

伯特而在昏迷中徐緩地打着鼾聲，並且像小孩似的喃喃地在說甚麼。

一點半鐘以後，人家將他搬回原處了，並吩咐看護婦不要他睡，當他回復知覺的時候。

在十一時，他已經醒了，他第一次的動作是摸他的腿。但是在大腿下代替它的是粗而堅實的繃帶。他覺得痛處在傷口裏面，又覺得在腿上，但是傷處是沒有了。

伯特而的臉是冷的，他不動地睡了幾分鐘。隨後他便轉向牆壁，但是並不哭泣，只是可厭地，憂愁地反覆說道：「離開……離開……離開……離開！」

看護婦撫愛地，並低聲的向他說了幾句話。

他時時反覆地說：「離開……離開……。」

在三點鐘時，他呼喚應該看護他的看護婦來，注意地說道：

——妹妹，何故我要將它給人家呢？……呵？……

隨後他又睡着了。

早上他忽然恢復了知覺，當看護婦給他一杯茶的時候，他便開始徐緩地神

妙地說道：

——妹妹，你將把真話告訴我麼……像宣誓一樣……

——那末甚麼，伯特而？

他靜默着，宛如沒有聽到似的。隨後他的臉漸漸地變紅了：

——你願意同我結婚麼？

這句話使看護婦瞪住了，她立刻將手收了回來，在她的眼前她很顯明地看見那無援助的滿身是血的生物，那生物就從伯特而的腳上浮現出來。

受傷者固執地看着她，並且在他的安靜的臉上閃着勝利的微笑。

他反覆地說道：

——你願意和我結婚麼？

看護婦亟力於持着，並且有企圖地愉快地回答說：

——怎麼不呢，伯特而，我喜歡結婚！

伯特而注意地看着，並慢慢地說道：

——不，你更真誠地說……

他嘆息着將背轉向着她。她不知要怎樣回答才好。

不久醫生來看他了，並且說道：

——噲——勇敢的人……現在不要觸摸你的繃帶，因為你的血要完全流出

來……

伯特而不願意看他，只問道：

——假如我觸摸了繃帶，醫生先生，那末何故我要去觸摸它呢？現在一切確是這樣的……完結了……

他似乎像愉快地微笑着。

他終日安靜地睡着，人家指導他飲食，他又重新接受醫生的讚揚。

晚上，當人家開了燈的時候，他慢慢地用目光向攝威特克示意，請他尋找鉛筆和紙替他寫信。

攝威特克不久轉來了，俯首几上……伯特而慢慢地說道：

——請寫：

我的親愛的小未婚妻伊文約，——今天得到了閒暇的時間，我用這封信向你致敬並問候你。——假如你問我，最好不要問。因為，伊文約，我

是一個殘廢人，沒有腳。但是你不要關心我並且不要來看我，因為現在鄉村裏是耕種的時候，最好做你的工作。所以請不要來，——我如今是將要死去了——因為我現在是跛足的，醜陋的，不能再是你的丈夫。伊文約，當你得到我死了的消息時，請將這封信交給我的叔父——使他知道；因為我所有的房屋，田產和磨坊以及我所有的一切將遺留給他，以作紀念！現在沒有什麼向你說的了，我給你一個最後的敬禮——你的退婚的未婚夫伯特而·惹拉提夫。

攝威特克靜靜地寫着信，沒有說話，沒有轉動，只有兩次深深地嘆息。

——謝謝你，伯特而說，當信封寫好的時候。

隨後他從墊褥下面尋出他的小錢袋，從裏面取出郵票粘在上面，讓它留在

凡上。

「明天我將它寄給我的妹妹，他說。

他睡下了，閉着眼，稍微轉動了一下便又安靜了。

攝威特克看着他，搖了搖頭便走開，去睡了。

在十點鐘時，看護婦關了電氣去看所有的傷人，她看見伯特而輕輕地向她微笑，並慢慢地向她說道：

——怎麼，小妹妹，你不更真誠地向我說麼！

——睡罷，睡罷，請不要談話，看護婦煩燥地回答說。我沒有甚麼話向你說！

伯特而只是倔強地搖着頭。並且當看護婦走出去的時候，他用力抬起頭來向周圍看了一會便又靜默了。隨後他用強力將他的繃帶扯破。

他不再覺得痛苦了；咬着嘴唇，他用指甲去扯敷着的棉花，油布和藥膏，

迅速地狂亂地扯開。

那時攝威特克在床上忽然抬起頭來大聲地說道：

——Hullo, 伯特而，你在做甚麼？

——沒有做甚麼，沒有做甚麼，伯特而安靜地回答，我在這兒很安適……

攝威特克在半黑暗中看了一會便說道：

——喂，夜安！

——祝你更好！

伯特而又堅毅地憤怒地開始做他的工作。大的綑帶漸漸變小了。

結果傷處甚麼也沒有。那時伯特而慢慢地睡下去，將全身蓋好並期待着。

但是在五分鐘後，他忽然去摸——沒有流血。傷處是好好地被縫着了。

爲了最後的試驗，他又站立起來去捫他的腿，用指甲去搔，尋找甚麼。

——最後找到了縫着割口的弦綫。

他又不動了。隨後他將甚麼扯去了。劇烈的痛苦——「Oh」——那一瞬間他的手被從動脈裏慢慢流出來的血液粘着了。

伯特而又睡下了，將自己蓋好，但忽然他不再動了。

早晨人家發見他死了，沉在他的血液裏，一隻手搭在眼睛上，臉上有兩行粗的半乾半濕的眼淚。

——Dimitr Sisimangov

卡爾

一·家屬

當紅潤而健康的嬰孩卡爾出世的時候，他的雙親還很年青。他是他們的第
一個小孩。他的外貌在這世界裏引起了全家屬極大的快樂。兒呵！真實生活的
小孩！年青的達威斯夫婦因為有了卡爾而很驕傲，並且在內心裏感到幸福地安
靜地愉快。

但是達威斯先生的父親爲幸福而很愉快。他現在是祖父了；他完全忘記了他是如何的年老，他反而感到孩童的快樂。

當卡爾出世兩日以後，他不到他的辦公處工作。他從自己的屋裏跑到他兒子的臥室，又從那兒回到他自己的屋裏；他跑遍全城市的街道，走進每家百貨商店去購買毫無用處的物件；他給許多小錢與各個乞丐。人家能夠很容易地看到他是很得意的。

達威斯夫人的變親已經很年老了。他們住在一個大城市裏，人家用電報將他們的孫兒的誕生告給他們。他不是他們的第一個孫兒。他們的女兒瑪耳加勒特，卡爾的幸福母親，是他們的第七個女孩。她們的姊妹和兄弟中已經有五人結過婚了，甚而有些有小孩了，當瑪爾加勒特小姐遇見了達威斯先生的時候，他們不久便訂婚，訂了婚後沒有多時便結婚了。瑪爾加勒特是很美麗的很

可愛的青年的女郎。因為這樣，所以所有的兄嫂都很愛她，並且她的兄嫂感覺到極大的惆悵，當她和她的年青的丈夫出外旅行的時候。

在卡爾受洗禮那一天，達威斯夫人的家屬幾乎完全到了的，並且達威斯先生的父親和年青的兄弟也來了。人家為小孩取名卡爾·特奧陀爾，因為他父親的祖父名卡爾·達威斯，他母親的祖父名特奧陀爾·蓋伯爾傑的原故。自然人家不能選擇其他的教父，除了他的父親。教母便是達威斯夫人的最年老的姊妹。

當牧師洒水在他的小小的頭上的清秀的髮上的時候，卡爾·特奧陀爾彷彿愉快地微笑着，並忽然用他的小手去摸他的潤濕的髮，他向嘈雜的禮拜堂內的來賓做手勢，並且不自然地談着，那種談話幾乎打斷了禮節的尊嚴。無疑地爲了使他停止言談，他的伯母同他接了無數的吻。這個，相信他們是慶祝的表

現，並且已經是很謙遜的了，然而他很無禮的接受那些吻。那時許多人都異常驚異。

二·家庭

年青的達威斯特夫婦既不富，又不貧，並且有一所非常可愛的住宅在小城市旁。很單獨的一所小住宅，有一個小小的花園和幾株矮小的樹木，這就是他們的全部住宅，但是一切在內部和外表都是極清潔極佳美的。在房屋裏一切都是光明清潔的，那牆上的紙和一切家具。那兒人家都仰羨達威斯特夫人親手陳設的有秩序的雅致的一切。

卡爾·特奧陀爾的父親是國家銀行的分行的助理，他可得不少的薪金，因為他和他的妻都花費不了許多款，他每年能夠爲「他的孩子」儲蓄起來。

真的，卡爾是家裏一個單獨的新的苗裔，享受光榮，不久，當他兩歲並且已經能夠好好地走遍全住宅的時候，某日他發見碧眼的小妹妹在陳舊的搖籃裏，那搖籃在很久以前他曾睡過的……當他很小的時候。

其他的人對於卡爾是很妒忌的，但是他很豁達，並且他的臉上立刻表現一種大度的微笑和自衛的溫和的表示。請求他母親的允許，他在他的睡着的小妹妹的額上親吻了兩次。隨後即刻就聽到穿着長的大衣的有鬍鬚的不認識的先生的大聲的歡笑，他強烈地發怒了，並立刻從那屋子裏走了出來。

關於他的妹妹黑耳靈的進步給了卡爾許多興趣。他竭力摹仿他看見或聽到的所有興趣的事物。用一張桌子和許多椅子他造成了一隻大船，它的好看的黃色的樑柱管是……他父親的廢紙簍。他常常為黑耳靈用從客廳裏取來的刺繡的墊褥陳設一所安樂的座位。

當達威斯夫人在她的縫衣機器上工作的時候，卡爾便立刻吹口笛並喧嚷着，爲了宣告那危險的颶風恫嚇他的船，於是受驚的小妹妹便在刺繡的墊褥當中哭泣起來。忽然一切都停止了；縫衣機和船。黑耳靈不久在她母親的膝上回復安靜了，她用可愛的親吻或者用卡爾的雄辯的解釋，他望颶風來不過爲了要有勇敢的救他的妹妹的機會的話來安慰她。

屋內的樓上是一間長形的房屋，那屋裏有許多箱，籃，椅和一些陳舊的物件。那於卡爾是一個真正的樂園。當他尋到那開着的樓梯的門的時候，他便急速爬進那一間大屋裏去了。那種快樂繼續至當他的母親或女僕聽到那種喧嚷走來招呼並叫他離開那樂園走了下來才停止。

爲了給自己以完全的自由，他驕傲的在他的美好的玫瑰色的裙上擦他的可怕的黑色的手。

三·女·僕

卡爾的祖父祖母有一個多年的女僕，爲了她的忠誠和謹慎，全家屬都很愛她。當年青的達威斯先生結婚的時候，女僕便走進那新的家庭陳設一切。年青的妻極歡喜她留在那兒；及卡爾出世以後，她便決定了永遠不要她離去。

阿耶是她的名字。她有一個尖的鼻和一對藍色的眼睛，她那時常泛着桃紅的面龐，宛如美麗的秋季的蘋果。她的白色的帽幾乎無時取下過，但是卡耳常常將它取下，爲了看她的頭髮的顏色。爲了這個他每次都接受一些耳光和隨後的親吻。

阿耶在那屋子裏要做各樣的事情；她一方面是女廚而一方面又是侍女，但是那房屋是很狹小的，使她容易完成她的事務。達威斯夫人常常幫助她做各樣

的縫紉工作。對於年青的女主人^八的和善，阿耶心中感覺到莫大的歡悅，她在那親愛的家庭那樣細心地料理各樣的事情。

卡爾幾次得允許清晨和阿耶到菜市去。她攜了兩只大菜籃，他拿了一個網袋。在十五分鐘的步行之後，他們便到了那公眾的場所。許多馬和許多車停在小路的旁邊。在那場所的中央，紀念碑的噴水池的周圍，坐着許多男女販賣者，他們的桌子上陳列着許多盛滿莢芽菜，番薯，牛乳餅和各種的果實的筐籃。阿耶同許多女人爭論了一會，結果便買了幾種菜蔬和一個大的牛酪。幾次她放了一些東西在卡爾的網袋裏。隨後他們便很快地回到家裏了。

幾次卡爾幫助阿耶放盤子在桌上。他也將，叉匙和刀帶來，但是從未取玻璃杯，因為阿耶認為那事是太危險了。有一次他打碎了一只咖啡杯，因為他那時試拿了三次。喧嚷着跑到阿耶那裏……『沒有甚麼，』卡爾叫喊着，『我未

受傷。」阿耶責罵了他一番，但是卡爾的意見，那是更聰明的，假如她即刻將別的咖啡杯取來。

阿耶和卡耳一起常常是快樂而戲謔的；但是同黑耳靈她便更可愛，甚而彷彿像有些憂鬱。她將她抱在懷裏，並且沉思地搖着頭。同時又好像在黑耳靈的身旁做一些憂鬱病似的可愛的舉動。她是一個慘白的可愛的小女郎，母親對於她最留意地顧慮着。

卡爾很愛他的妹妹，但又不敢同她多多嬉戲，因為她彷彿恐怕喧嚷而常常哭泣。他以為她是一個可愛的生物，應該常常照顧她。

四·禮拜日

禮拜日的早晨卡爾久臥在他的牀上做着可愛的夢，那夢帶來了金色的日

光從窗紗裏射入室內……忽然他看見他母親的可愛的臉，她來呼喚他。他很快樂。禮拜堂的鐘不住地鳴了起來，當他的母親爲他盥洗的時候。

卡耳覺得用海綿和肥皂去洗他的眼睛是很不快樂的事。這種感覺他已經向他母親表示了許多次，但是她仍然繼續用海綿。禮拜日達威斯夫人爲卡爾穿了一件刺繡的法蘭絨的襪衣和白色的褲與藍色的短衣。他有一雙黃色的小鞋和一頂紅色的帽，關於這些他是很驕傲的。

禮拜日午後卡爾同他的父親一同出外散步。他們慢慢地走到江邊去看往來的船和捕魚的漁夫，那兒的漁人很多。是一些極莊重的先生，有些是有長鬚的老人，還有許多小孩。大家都靜靜地坐在江邊的樹蔭下。他們都忍耐地注視着沉在水內的釣桿上的綫。移時一人忽然將他的釣桿舉上來，從那釣鈎上滑下一尾發光的魚，那魚絕望地向各方跳躍。

在傍晚以前，達威斯先生和他的小兒回到家裏了，那時他們在客廳裏吃茶。

祖父和叔父約克常常在禮拜日來拜訪他們，並且常常一塊兒晚餐。

叔父約克幾次帶來了他的蓄音機，卡爾聽到驚奇的歌唱和音樂。有時叔父約克在蓄音機的大口前面戲謔地歌鳴起來，隨後祖父和父親都大笑了。叔父約克叫卡爾也在那機器前面說話，但是卡爾沒有勇氣去說。他常常是很聰明地靜默着。

卡爾很喜歡坐在他祖父的膝上聽祖父講述關於他父親幼年時的故事或關於祖父的幼時曾經到過的很遠的外國的事。他也喜歡聽關於海上的事，並且很願望有時能夠看見它。

每當晴美的天氣，全家便坐在那小小的花園裏。祖父取了他的烟筒，將

烟葉裝在上面便吸起來。父親和叔父只吸着香烟。卡爾很不喜歡烟葉，那烟葉的烟使他的眼睛發痛，好像海綿上的肥皂一樣。他常常問他的父親，何故男子要吸烟；父親時常回答說：「爲了喜悅。」卡爾決定尋找較吸烟更好的快樂，當他長大了的時候。但是當他祖父告給他每個水手都吸烟的時候，他便改變了他的意見。

五·學 習

卡爾已經變成一個強健的小孩，並漸漸地長大起來；但是他尙不認識字母。他的母親決定在開始由她自己教他。

每天早晨她叫他坐在她的身旁，翻開一本有黑色記號的大書。她向他解釋，用了這些記號，人家便可以寫，假如他好好地學習，他不久便能夠讀書中的

極美麗的故事。卡爾的意思，人們實在是愚蠢而無意義的：何故他們不自己將他們的故事說出來呢？那是更簡單的。在他想了以後，他將他的意見告給他的母親。

——但是，親愛的小孩，她說，想知道故事的人不知有幾千幾萬。那是不可能的，要那些故事的講述者去造訪那許多的人。許多講故事的人住在遠方，許多現在已經死去，然而人家願意現在就讀，現在就寫。

——但是何故他們不將故事收在蓄音機裏面，像叔父約克一樣呢？人家常當能夠聽見它們。

母親覺得卡爾過於強辯：

——唔，親愛的人，她說，親吻他，你應該開始工作了。

是卡爾深沉在他的思想裏……那些奇怪的黑色的記號在他眼前的烟霧裏跳

躍。他重複地毫不留意地念：A, B, C。當他的母親指着B問他，他不知道。S字母他好好地記牢了，因為它像蛇一樣，並且O和Q也記牢了，因為它們像圓形的和半圓形的月亮。爲了教他其他的字母，母親必定要費許多的時日和絕大的忍耐。結果達威斯夫婦決定叫卡爾去進個學校。離住宅不遠住着一個年老的太太和她的女兒，她們兩人教授小孩。功課每週只有三早晨，就是禮拜二禮拜三和禮拜五。

達威斯夫人第一次她自己帶卡爾到學校去。當她同那值得尊敬的女主人甯娜夫人談話的時候，卡爾看着甯娜女郎，並注意着那屋子裏的陳設，那教室裏有一把壞了的椅子，牆上有一幀畫像。他問那女郎，那肖像是她自己的呢或是那老婦人的。那女郎登時紅了臉，並開始向卡爾說，他沒有在學校做過的事情的名目。用了那種使他滿意的態度，那孩子不問她關於他應該做的事情。

——我希望你是好而溫和的孩子，他的母親說，告別地吻他。

——呵，是的，小母親，那年青的姑娘已經告給我人家在這兒應做的一切快樂的事情。

當初次功課開始的時候，卡爾隨時便沾染了一手的墨水。依他的習慣他用他的玫瑰色的裙將墨水揩去。美麗的小女郎坐在他的身旁，不住地微笑着，並嘲笑地看着他。爲了這個，卡爾的意念，他自然愛她，但是他更愛他的妹妹黑耳靈。

六·卡爾的意見

卡爾是一個愛思索的小孩，並且對於許多的事物他已經有了他的精密的意見。當其他的孩子很難了解地理學的時，他便好好地向他們講述世界的形勢；

在山的後面是海，是平原和山，直至世界的極端。那兒無疑地是牆和阻礙物，像橋一樣，爲了使人們不致墜入深淵。

卡爾很願望能夠走到世界的一個極端。確實是奇怪的，再向前便看不見甚麼：只是上面的蔚藍的天，它的底下……沒有甚麼。他很驚奇，如果有人從那兒墜下去，不知他將落在何處。假如他有那認識他父親的有錢的先生的飛機，他將試向世界的下面飛去並且又回到另外的一邊。他願意知道，世界下面的東西是甚麼。

關於這個，卡爾詢問他的父親。達威斯先生對卡爾的意見極其喜悅，並解釋給他聽，世界宛如一個極大的橘子，圍繞着太陽的周圍而運行，太陽也很像一個大的球體。月亮和所有的星也像球體一樣。小父親向卡爾解釋，人們生活在地球上。但是卡爾不相信這個，他想他的父親確實是錯誤了。怎麼人們能夠

在地球下面站立呢？那是必需的，他們用他們的繩將自己懸在地上。無疑地許多人會墜下去。他不相信人們生活在那裏。

那問題將他占據着，在他父親回答之後在午餐時不知他想了多時。他的母親允許他，當他知道好好地讀書的時候，她將爲他買一本關於那些事體的圖解的書。

卡爾對於每個工匠和每個手工業者極其羨慕。他已經同他的母親去造訪過麵包師，並看見他烘麵包。他看見鞋匠用鐵針刺入鞋內。他甚而在小城市的某處看見一所大屋子，那兒有許多年青的女人爲太太們製造帽子。他們將絲帶和羽毛裝飾在帽上。經過一所大旅館的旁邊，他從低下的小窗內看見一個寬大的廚房，那兒有許多圍着白裙戴着白帽的男子嘈雜地在移動碟子和燒鍋。那燻肉的味香撲入了卡爾的鼻內。

在街上彷彿一切都很快：孩子推着裝載包件的小車；兩個郵差跳上了電車；年老的跛足的人叫喊着售賣報紙。達威太太向她的兒子解釋，所的人爲得金錢而工作，並爲他的家屬買衣服和食物。

這個也使卡爾陷入沉思裏。「父親做甚麼呢？」他問。母親將她丈夫的辦公處指示給他；他看見他的父親在寫字。卡爾的意見，他的父親的職務是使自已疲倦的，他決定他自己將來甯願做馬夫或旅館裏的廚屨。

七·卡爾的夢

在同他父親互相言談關於地球的形勢之後，卡爾足足地想了一天。隨着那天晚上他演了一場奇怪的夢。他夢見他父親的有錢的朋友納威耳先生邀請他一同乘飛機去遊行。

他們買一大箱的餅乾，將它放在飛機裏，他們坐好便飛去了。他們應該越越高山。飛機飛的異常迅速，並穿過了灰色的雲，是濕潤而寒冷。卡爾對着的指導者顫抖着，當他們飛過峻峻的山巔和可怕的山谷的時候。

納威耳先生指示給卡爾那平原如何忽然隱逝在遠處。真的卡爾看見在鄉野和森林後面只現一條白線，並且隨後……只有天的蔚藍。那兒是他願意看見的世界的終點。飛機不久便落在地上了。前進幾步，卡爾便發現了世界的交界處。界石中有一個鐵的太障礙物。握着納威爾先生的手，卡爾俯身向下面觀看：沒有什麼，只是藍色……無終止地。卡爾的耳內嗡嗡地響着，他的眼睛前面飛着成千成萬的含糊的小圓圈。他更強烈地壓住他握着他的肥厚的手。

他極願意向下面擲一點甚麼東西，但是他連一塊小石片也找不到。那兒只有沙。他想了一會，或者他將把小刀子投下去。但是驟然想到那刀子是他母親

給他的，他便決定，他不投它。

給他們兩人吃了幾片完全冷硬了的餅乾。「喂，過了些時納威耳先生說，現在我們的飛機將飛去了，不是麼？」卡爾立刻恐懼起來，但沒有說甚麼。他們飛去了。那飛機超過障礙物完全離開地面而飛去了。

在幾分鐘以後，當他們已經離開地面很遠的時候，納威耳先生改換機械的方向。它便開始傾斜地向下面飛來。他們又距地面不遠了，並且那時他們能夠看見下面的東西。卡爾極力回憶他父親的解釋。那末這是橘子的下半面。但是確實沒有甚麼能夠在那兒生活。只有用飛機或汽船人家才能夠在地下面移動。

更黑暗了，當飛機迅速地彎曲地將要落在地上的時候。奇怪的事：天在下面並在旁邊，但是上面並且在其他的一邊是棕色的地。

飛機很快地向下面飛去，現在的飛行幾乎是水平地。他們忽然看見許多長的扭轉着枝幹的樹木。不久他們便看見屋宇了，懸在地下的真的屋宇。屋宇是很多的，並且彷彿像一些染着各種不同的顏色的木料的小屋子。他們漸漸地漸漸地落下去。卡爾看見那些小屋宇有尖的屋頂，並且彷彿像用大的鐵環繫在扭轉着樹枝的樹木上而懸在地上一樣。

……在屋宇中間是些橋樑，那上面現出許多人，似乎都是穿的白色的服飾。

爲了好好地觀看將頭向前俯下去，卡爾失去了他的平衡便墜入深淵裏……他淵。覺得嘶嘶的寒冷的空氣圍繞着他的耳腔，當他無終止地墜入那無底的深

——「喂，親愛的孩子，很遲了，你應該起床了！」

他的母親呼喚他。卡爾拭着他的眼睛：「母親，」他打哈欠地說，「我看見許多人在世界底下的另一方面。」

八·書院

當卡爾是十二歲的時候，他的雙親的意思，他可以長期留在小孩的書院裏了。是時候了，使他進書院。（在我們的講述的時間裏，那公立的學校名叫書院，那兒是小孩讀書的地方，直至他們成人的時候）在那城市裏只有那一個書院。惜乎它太遠了，卡爾從他家裏到那兒要走二十分鐘。他的母親提議爲卡爾買一張電車的來回車票，但是達威斯却不允許這樣。他的意見，步行是很好的強身的運動。

爲了學校的收容，在先使卡爾考試成功是必需的。那試題既不長又不困難

。因此達威斯先生極願望卡爾成功；爲了這個，他請那青年的教授到他家裏來，那教師教授算學和綴字法使卡爾的進步比甯娜夫人幾年要好許多。

在考試的前一禮拜，達威斯先生爲了使他的兒子好好學習便叫他到教師那兒去。那教授是一個有灰色頭髮，灰色小鬚和在金腔眼鏡後面的圓的棕色的眼睛的很矮的男子。

——院長先生，達威斯先生說，當僕人招待他和他的兒子走進辦公處的時候，你好麼？我很快樂，得再見你，現將我的小孩子卡爾介紹給你，他在書院裏是一個有希望的好學生。

校長從他的大眼鏡裏透出目光望着卡耳，並翻開一本大書。

——達威斯，卡爾……甚麼是你以前的小名，年青的小孩？

——特奧陀耳，院長先生，達威斯先生回答，看着他的分心的未聽那句問

話的孩子。真的卡爾是分心了；他剛剛發見一種重要的新事物：他忽然看見經理的耳內有毛，他表現着不隱密的快樂和興趣觀察那人的所屬的種類。他的臉上和唇上浮泛着一種小孩的怨恨的微笑，他的眼睛和鼻也變成紅了。

——你有多少年齡了？院長問。

達威斯先生捻着卡耳的手臂：『你有多少歲數了，卡爾？』

卡爾忽然戰顫起來，然而又很莊重地，他的臉完全變紅了：『十二歲，先生，』他害怕地說。

——你禮拜一來，經理說，早晨八點鐘，要帶墨水，鋼筆，鉛筆和白色的紙以便考試。你的兒子，達威斯先生，似乎是規矩的溫和的小孩，但是太分心了。我們要竭力改正他。好日子……要注意那第一道門後面左側的樓梯。

從院長的辦公處走出來，達威斯先生將書院內部的庭院指示給他的兒子。

兩排新房子的中間的舊屋宇就是學校的部分，有一個長樓梯直通樓上的樑柱和拱門。

——在我和你以前，那兒來了許多孩子，他的父親向卡爾說。你的祖父和我們的祖先也到那里讀過書，當他們是小孩的時候。

九·考試

考試那天的早上卡爾到書院很遲。他帶着他父親剛剛給他的全新的皮袋。那裏面裝着紙，墨水壺和盛在藍色小盒裏的鋼筆和鉛筆。在那天井裏已經有幾個小孩了，但無一人認識卡耳。幾分鐘後又來了一些其他的小孩。最後卡爾忽然看見曾經一個在甯娜夫人的學校裏念了兩年書的同伴。他名叫亨里科·伯勒特。

卡爾帶着極大的歡樂即刻走去招呼伯勒特，他終於被認識了。伯勒特進那學校已經有一年了。但是年終考試他失敗了，現在他應該重考。他向卡爾說，關於這個他是無過失了，是那在以前他曾經和他辯論過的數學教員，在那次考試給他分數太少了。伯勒特決定某時要報復他。『值得憐惜的數學家，那時他將痛苦地惋惜他的不當的行爲。』

卡爾看着那些將帽子佩戴在頭上或戴在頭後的孩子。他相信這大致是大家的習慣，他注意着那一片刻，當無一人看見他的時候，他便很快地將那人的帽子向左一推。但是毫無結果；因為校鐘即刻響了起來，所有的孩子立刻便走上樓梯去了。一個一個的連成一線宛如綿羊，他們走了上去了。在樓上他們發現一個有長鬍鬚的教授，那教授叫他走下去到左側的屋宇的第三間屋裏去。

在開着的門的旁邊，校長和一個很高的教授在談話。他手中拿着一把鑰匙

並不住地旋動着。在卡爾的後面走進一個頭髮梳得很好的瘦而灰白的小孩。他彷彿很規矩並且也有些害怕。在那兒他已經脫下了他的帽，請伯勒特告給他誰在大聲地嘲笑，他宛如一隻受驚的小鳥。

當大家都在教室裏的時候，那瘦小孩走來坐在卡爾的旁邊。高大的教授走了進來並用力的將門關着了。卡爾覺得無疑地他是一個好的和藹的男子，因為他有那樣光明的眼睛和那樣美麗的黑鬚。

——現在我將出考試的問題了，他說：你們用紙寫下來，這是歷史和地理的考試。寫呀：『你們所知關於阿非利加洲的是甚麼？』你們至少應該寫三頁，但又不得超過四頁。現在第二考試是數學問題；寫呀：『某先生乘汽車遊行，其速度每小時為二十七英里，又有一個乘汽車的B與A同道，他的速度每小時為四十一英里；當後者遇着前者的時候，試想A先生從城市出發是早晨的

九點半鐘麼？而B先生在同一的地方出發是早晨的十點鐘麼？」

隨後便靜默地開始工作。過了些時，只聽到有人咳嗽了一次。高大的教授在室裏慢慢的來回的行走着。有一次當他從旁邊走過的時候，坐在卡爾旁邊的慘白小孩便戰顫起來，並停止了他的寫字。卡爾聽到後面不滿意的伯勒特怨恨地說：「阿非利加洲！愚蠢的問題！關於那些野蠻人家確實能夠寫三頁！」

一〇·書院學生

卡爾考試及格便被學校收錄了。關於這個，他很驕傲，那時他時常將他的帽子偏戴着或戴在頭後。早上功課的開始從八時到十二時，在一點鐘每堂功課的中間有十分鐘的休息。正午卡爾應很快地回家午餐。在午餐之後，他立刻應回到學校，因為午後的功課在一點半鐘就要開始講授。

在書院裏學習了幾禮拜以後，卡爾已經知道許多事物了；他不再吻他的妹妹了。他不再到小徑上去散步了。他知道強力，這是他的妹妹不了解的。他的長襪和褲常常被他弄破。他說：『這個我的朋友約克看見的，』或者『我的朋友得拉涉也看見的；』『我的朋友弗阿那若只做一些愚蠢的事。』他的手在傍晚便完全弄得漆黑。他常談論政治；他說『那是愚蠢的大臣，』或『那個委員是危險的狗！』他幾乎時常忘記他的領帶，並常常有墨水在他的鼻孔上。關於他的教授，他常常自由地談論着。關於院長他說：『那小臘腸今天不來了。』關於地理教授他說：『那個紅鼻人今天早上困擾了我們。』關於他平常的教員他說：『那有鬚鬚的人今天很和善！』

卡爾現在在那書院裏有許多朋友了，或者他有更好的品性了，因為他對人很和善。伯勒特愛談話，皮特羅常常聽從他。里格爾很肥，人家爲他取名『南

瓜；』在浴室裏他不需沐浴；他完全不動地浮在水上，像一片木料。巴烏羅和
大衛·羅耶斯二弟兄很功用，當上課的時候他們從未談話或喧嚷。

那瘦小孩科克多很注意服飾，並很溫和，但常常是慘白而膽小；關於他，
里格耳說：『我不願意觸着他，因為恐怕將他弄碎了。』喀亨是那有錢的銀行
辦事人的兒子。多勒耳常常買糖果。拉密納爾很會演說；攝爾維蒂愛摹仿留聲
機；攝納爾很慷慨；何德爾常沉思而靜默；傅阿拉諾愛笑；加羅伯特很驕傲並
愛發怒；伯特，那麵包師的兒子，常常圍一條紅領帶；滿喜歡製造口琴。

伯爾喀在下課以後常去和教授談話。多瑪索的褲子的膝上有一個大釘補，
喀爾提諾耳會弄絃琴，並且在音樂學校裏曾經得過賞物。斯他倫常常是臭的；
伯爾提同特挪威斯兩人住在城外。羅傑爾斯的父親有一輛汽車。亞爾倫就是伊
爾萊達諾，攝而拉普米斯就是格勒科。還有幾個其他的朋友。

但是卡爾的朋友中最真實，最忠誠，最好，最靈敏的要算納克；他就是……約克。

一一·臘丁課

有鬍鬚的老年教授解釋臘丁文的名詞的第二變化。他有長的鬍鬚，那鬍鬚有些白了，但有些又漸漸變成了黃色。他的藍色眼睛表現出和善的性情。他的無髮的頭，閃耀着從那無窗簾的窗子射進來的日光，那些學生輕視地爲他取名「復活節的蛋」。

Lupus, lupi, 他用他的響亮的聲音念着， Disceipulus, discipuli, 這兩個第二變化的名詞就是狼和學生。它們的語尾，主格是 -us, 當那名詞的第一的……里格爾！你睡了，不是麼？站起來！那名詞第一變化的語尾是怎

樣？

里格爾竭力藏着打哈欠，靜靜地站着並看着教授。

——你將這個寫五十次：*navta, nautae, insula, insulae*。在所有的位裏！

里格爾又坐下了，搔着他的耳。

Discipulus, discipuli, discipulum……教授朗聲地念着。卡爾打盹地想着。是那樣的熱。學習臘丁文有甚麼益處呢？他想。現在無一人用它談話，他的父親說。然而關於它却是一種神祕的，古舊的東西。許多在牆上和禮拜堂內的古碑上刊着它。太太們既不了解臘丁文，許多其他的人也不了解。羅馬教禮拜堂的祈禱和奠祭都是用的臘丁文。在博物院的大門上也是臘丁字。

當卡爾正在思索的時候，在他旁邊的滿忍耐地工作着。用了他的小刀他已

經在長凳上刻上了他的前名。(antenuomo, 西人姓前之名, 譯者註)現在正開始刻大的M。惜乎他的小刀是太巧了, 忽然嘩的一聲它便斷了。所有的人立刻將頭轉了過來。

年老的教授慢慢地走了過來。

——「滿, 我的孩子, 我應該嚴格地責罰你。你刻甚麼? 你的名字麼? 愚蠢的樂事! 關於第二種變化明天你將不知道。那些凳子在一種可怕的情形中, 盡都被彫刻了; 你對於書院的器具沒有絲毫的愛惜。」他走開了。「斯他倫, 你也在刻你的名字並用一些斑點圍繞着它! 得拉色爾, 你在畫這個面孔, 不是麼?」

在所有的凳子上真的都有圖像和各種不同的彫刻。那是書院學生很古的習慣, 刻上了他的名字作為子孫的紀念。拉密納爾某時在羅耶斯的凳子上曾經發

見他叔父的名字。

——「加亨，我的孩子，A.N.這兩個字表明的什麼呢？」

傅安若即刻怨恨地說道：「是他愛人的名字！」於是全教室充滿着笑，加亨的臉變紅了，直紅至耳根。

「我覺得我應責罰你們，」教授說，繼續在凳子間踱著。「雖然那些木板是很陳舊的，然而你們是過失的，很過失。只有小頑童和愚蠢的人才用那樣的娛樂以代替……」忽然他停止了，變色地站在喀爾地奧爾的凳子前面……他靜默了許久。他的臉是白的。在教室裏無一人敢移動甚而呼吸。他的眼睛能夠看見地潤濕了。

「孩子們，他忽然用一種細微的戰顫的聲音說，那兒刻着的……是我的父親。」

那一天，卡爾對於有鬚鬚的教授極其敬愛。

一二·朋友

卡爾是很幸福的，因為他有一個真誠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約克。他是一個黑髮，棕色眼睛的很高的人。他比卡爾只大六個月，然而爲他的大度和勇敢，在那一班裏大家都很敬重他。真的他不怕甚麼，他在世界裏是最忠誠最坦白的孩子。

某時地理教授看見他時常打呵欠，問他：「約克，你在這兒疲倦了麼？」——「是的，先生，很疲倦，」他回答。他被趕開了，但僅僅一點鐘。

約克的繪畫極好。他用鉛筆畫人家的容貌，有一種值得驚異的天才。某時他在練習簿裏將有鬚鬚的先生的臉畫了出來，並且在它的下面畫一個很小的身

體。是一個帶着短手脚的很大的頭。那肖像畫得極好。

下課以後，傅安若將那一頁從練習簿中扯下，偷了來，用一只針將它釘在黑格的右邊。當教授進來時，他立刻就看見了它。

——「這是誰畫的？」他說，傅安若靜默着，但約克即刻站起來說：

——「那是我畫的，先生。」

教授看着他的眼睛，看了一會，說，將那紙取來：「那肖像好的，寫了寄給我的在外國的女兒我將保存它。」幾乎所有的教授都喜歡約克，是容易看出的，雖然他們似乎常常恐駭他。

同時卡爾既愛他又敬重他。他常常和他一起。他很抱歉在教室裏他不能坐在約克的身旁，雖然曼是一個溫和的鄰人。卡爾在午後功課完畢之後回家很遲，當他的母親問他：「喂，我的卡爾，你做甚麼，做了這許久？」——「我

等同伴約克，』是他的時常的回答。

約克知道許多事物！他是真正的科學家，卡爾覺得，他所教給他的較書院裏的科學更多。然而在約克身旁，卡爾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無知的，但是關於錯謬和無知約克從未嘲笑他。卡爾的意思，這就是在他的朋友的品性中的無限的優美的證明。

是真正的榮幸，那樣地被約克的愛護，卡爾驕傲地享受着。他將他所有的祕密向約克說並且在各種困難的遭逢裏請求他指導。當下爾問他關於困難的事情的問題的時候，他幾次說：『我明天回答你。』到明天，毫未忘記，他帶來了關於那被問的事情的充足的回答。

他的父親是一個印書者，並且有一個極大的書店。幾次約克借書給卡爾，甚而也借給其他的孩子，但是在第一頁上用一個橡皮圖章將他的名字印上去並

寫着有名詩人的下面的詩句：

這是被借的書的難逃的命運：

它時常失掉，時常受毀。

爲了他的謹慎，那些孩子還他的書與借來時完全一樣。

一三。在河上

年歲迅速地過去了，卡爾升入中學了，那中學是書院裏較高的學級，他同級的同伴幾乎像在第一年一樣。極少有人離開學校，只有一個新學生擺入卡爾的一級。約克時常是他的忠實的朋友，並且現在時常請他到他家裏去爲了討論和研究書籍，已經一年曼不再坐在卡爾的旁邊了，但是代替的第一人是納敏德，第二是攝爾維蒂，最後才是約克自己。

在夏季的某一天早上在教室裏是那樣的熱，幾乎大家都想睡覺。約克向卡爾說：「留在這兒是不能的，我們出去好麼？」——「到那兒去呢？」——「不論何處。假如到河邊去，我們能夠租船遊覽。」關於這種提議，卡爾自然極端贊成，雖然他稍微有一點恐怕。

在兩堂功課的中間，當其他的同學在喧嚷地談論着或在庭院裏奔跑着的時候，他們兩人迅速地穿過了大門，即刻向那最近的街尾走去了。無一人看見他們。早上在城市裏散步，對於卡爾彷彿是很奇異的。以後有好久在那時他們常常不在書院裏。他們甯願到市場去看經商的人們。在戲園的街道上他們得了一個極大恐怖，因為他們的名字忽然被人呼喚着。待他們回頭才知道是攝爾維蒂來了，在書院裏因為炎熱他也覺得太苦。

他們一道向河岸走去。不久便到了船塢。約克選擇了一隻小船，坐在裏

面，他們便向北划去了。約克的意思，開始划逆水船最爲有娛樂，及回轉來，可以完全不划。他的提議即刻被接受了。天氣極其晴美：在河流兩岸的鄉野和森林是很綠的並且是完全荒野的。人家只能聽到雀鳥的叫鳴和船櫓的擊水聲。不久他們便穿過了河岸上的傾斜的大楊柳在水裏沐浴它的枝條的地方。孩子們慢慢地划着船。是可愛的靜寂。他們想關於他們的值得憐惜的同學，現在正在教室裏學習臧丁文勳詞。

卡爾願留在十一點鐘回去上最後的一堂功課，因爲他也很愛歷史教授。（這是那有美麗的黑鬚的男子，他曾經出問題考試他們，當小孩卡爾第一次坐在書院的長凳上的時候。）取出他的懷表，卡爾知道已經是太遲了。

他們放了船划，那小船便慢慢地可愛地順着流水向南方浮去了。他們忽然唱起歌來了，他們的歌聲愉快地在樹林中震盪着。城市的屋宇從樹枝中現出來

了，不久他們便到了船塢。當他們付了船費的時候，那船夫張口微笑着。他確實知道他們是漫遊的書院學生。

一四·歷史教授

在第二天卡爾那一班沒有希臘文課程了，因為教授患病，走了。約克，塞爾維蒂和卡爾覺得這一天的機會加惠了他們。但留着歷史教授，他無疑地將說甚麼。那時，在十一點十分的時候，他走進教室了，他們三人都恐怕起來，特別是卡耳。但是耶赫曼先生即刻開始講敘關於君王特拉亞諾的統治，毫未提及關於那三個孩子的遊蕩。卡爾更怕在四點半鐘的被召的造訪。正午，在回家午餐的時候，卡爾很是靜默，午後當上臘丁課和數學的時候，他毫不留心。當三點鐘講授速記術時，卡爾甚麼也不做，到四點鐘他慢慢地走到火車站，趁電

車到紅曠野去了。那兒住着歷史教授，耶赫曼先生。是很簡單的屋子，那屋子的二層樓就住着教授。

耶赫曼先生很貧窮，並且有四個年青的孩子。他的妻是從渡朗約地方娶來的美麗的意大利女人。她常常爲意大利的雜誌和新聞做文章。耶赫曼先生每年春季同她到意大利去旅行一次，當復活節的自由時期。他們兩人都是藝術家。他們知道意大利所有的禮拜堂，所有的宮殿，那兒有許多珍貴的藝術品。

最後的一年，當他們回來的時候，耶赫曼夫人在米蘭車站裏飲了一杯冰凍檸檬水。人家決不知道它是太冷或者有毒。但是至多在一小時以後她便死了。是可怕的。耶赫曼先生惋惜他未喝檸檬水。但是他有四個小孩。他應該回家告給他們永遠不能再見他們的母親了。現在祖母住在那兒照顧孩子，當父親去當教授的時候。但是耶赫曼先生失去了他的快樂了；他現在極少談話，極少笑容。

他的臉迅速地變老了。現在他的目光裏更充滿着仁愛和慈善。自己受過痛苦，他現在更深刻的了解了其他的苦痛。

卡爾想到這些，午後便到他家裏去。他按門鈴。女僕將門拉開引他到耶赫曼的房間裏。牆壁是用畫圖和名作家的抄錄裝飾過的。在大書桌上有一座大理石造的威尼士的遺像。在寫字桌上有一幀穿着威尼士(Venice, 意大利城名，譯者註)服式的耶赫曼夫人的遺像。

教授站起來，去握卡爾的手：『達威斯，他說，我很快活，在這兒看見你，請坐。你在幾天以前你問我關於羅馬在Oloro時的俱樂部 and 團體，這在第二本書裏我將尋到關於這個問題的回答；你用鉛筆在那有興趣的一頁作一個標記。昨天在書院裏我已經將那書爲你們帶來。』卡爾很慌亂。『先生，他說，我感謝你。你對我是太好了……昨天我當上課的時候我到河裏划船去了。我

「請求你的原宥，我確實是很過失的……」——「不要再說這些，耶穌曼先生說，我確實知道約克，塞爾維蒂和你沒有到，我看天氣是那樣的晴美，便已約略猜到那件事情。我知道，漫遊之於學生是很有詩意的可愛的事情。然而要注意！失去聽講的時間，在你們的學業上也就失了幫助，於是你們便須回家更努力地用功。唔，將那書拿去，以後再到我這兒來。我常常愉快地和你言談並且隨時將幫助你。」卡爾感動地走了出去並且想，他決不熟悉更好的方法來責備學生。

一五·在禮拜堂內

每禮拜日早上十點鐘達威斯全家屬都要到禮拜堂去。那禮拜堂是一所舊的講經的處所，是在大加爾皇帝的一世紀內建築的。在禮拜時常常有著名的說教

者在那兒宣講。

這禮拜日達威斯家屬到的略早，他們坐在講經者下面的左側的長凳上。從大門進來的人漸漸地多起來了。有全家都到的，有雙親和子女的，有穿着漂亮的服飾的青年女郎和大小年齡的紳士與太太，有伴着獨身的年老的太太的青年。所有的人，一排一排的散坐在禮拜堂內。

在那奮禮拜堂的大靜寂裏，卡爾看見一隻夜裏的胡蝶藏在講經台下的石級上。他驚奇地問自己，那隻蝶是睡了麼或是死了呢……忽然大風琴極響亮地鳴了起了，卡爾便將頭抬了起來。

他的目光看見了那長凳上幾乎完全對着他的在清秀的頭髮下的一對藍色的眼睛。他忽然看見一種可愛的微笑，他也回答以笑容，但臉上立刻變紅了，便將目光移到地上了。日光從顏色玻璃窗射進來，那清秀的頭髮閃耀着宛如在古

老的圓柱上的全金一樣光彩。穿着純白的服飾，那年青的女郎對着達威斯的家屬坐在第二排的長凳上；卡爾很坦率在第一批的人會遮住了她。果然在幾分鐘以後便來了一羣年老的太太，她們彷彿是很幸福的，立刻就尋到了那兒的空位。卡爾對於她們幾乎要發怒了；但是她們，好像沒有看見似的，安適地坐在他們中間的空位上。

儀式開始了，但是卡爾沒有聽見甚麼。他的身體和嘴唇自動地隨着四周的人一樣動作，但是他的思想完全在另一條路。

他時時將頭舉起來，他的目光幾乎常常碰着那青年女郎的注視。有幾次立刻低了她的頭，有幾次她紅了臉將目光移到另一地方。但是每次的注視繼續的很久，並且每次好像爲了知道誰先示意而靜默着。

很長的時間已經過去了，禮拜快要完畢了。卡爾留意着那一瞬間。他看見

講道者走上講經台。不久他的聲音便清晰地，在禮拜堂內響了起來。他有白色的鬚鬢和顯露在額上的縐紋。他用力地揮着他的手臂；但是卡爾毫未留意。他被一種強烈的誘惑襲擊着。他將頭低了許久，隨後便將目光由周圍的窗移向大的風琴和圓柱上的彫刻物。

他向各處看了一會之後，無意地又看見了那藍色的眼睛並看見一種嘲笑的笑容，那使他很難過。

在儀式完畢之後，卡爾爲了看那出去的年青女郎十分地留意着。在日光下他更深地相信她有極美麗的藍色的眼睛。自從那一天看見了那女郎以後，卡爾每禮拜日都要到禮拜堂去，並且十分煩燥，直至他看見了在他前面的長凳上戴着藍色的絲帶的清秀的頭髮的時候，那頭髮充滿着他全部的思想。

一六·卡爾底秘密

一次和一個朋友從藝術館內走出來的時候，他看見她欣賞地站立在一張意大利畫家所作的畫前。他自然地也停在那兒了；但從這年起，每星期日他們總常常互相注視，當他們走出那禮拜堂的時候，她每次總是常常和他的母親一同出來，但有時她們對着另一位婦人致禮談話，這位婦人也從禮拜堂出來，偕着四個女子。卡爾有一次，聽見她對他們說：『那末你們不是今天下午到國立公園中去玩呢？』她有極嬌婉的聲音。

略略想了一會，卡爾打定主意，下午也到公園裏去。到那兒他得了一個絕妙的機會，當他在遊戲場傍慢步聽着的時候，他兩次見她的球落在路上或失在樹底下，便替她拾起交還她。她的微笑和謝語使他很奇怪地心亂了，下禮拜日他遠遠地跟在她的後面，去看她的住所。她走入了那城堡似的小屋內，那兒還

有極精美的滿栽着玫瑰的花園。

卡爾以前常常留意到這間屋子，可是他以為這屋以前總是鎖閉着的；他又想這屋是沒有人租借的，一定是新近租了或買了這屋她的家才搬來的。從此時起，卡爾時常跑到這兒來散步，很希望見她。他常常等候了多時還未看見她，他只見一個郵差，惟有他有步遍這個花園和步入她神怪的門戶的權利。實在這個郵差是何等幸福的人呵！卡爾對他懷着一種很奇怪妒忌心。他已幾次想向那忠實的郵差問她的姓名，可是每次他來了只得緘默着，他帶着思慮的模樣癡視着郵差，看他從袋中取出藍的，灰色的，白的信封來，又走進其餘的花園門裏去了，遠遠地在街角上，有幾回他逗留在那里，直到他看見那燈光從窗帷中閃耀出來的時候才歸去。

從那時起卡爾常常到那兒的四週散步，希望好運地遇見她。一天晚上他看

見她同她的父親在花園裏散步。另一次他從開着的窗子裏聽到她歌唱。這使他幸福了許多時日。他的妹妹和他的中校同伴對於他長久繼續的迷惑已經很是驚奇了。一天，到了她的街角，卡爾的心上得了一個驚駭的打擊；那屋完全關着了。它帶着嚴厲的窗帷極靜寂地站立在那兒。

明天去，他看見仍然一樣。他或者同她的全家屬去旅行去了。但是在何處呢？在那花園裏有幾隻黑色的雀鳥唧唧地飛動着。卡爾相信他的全生命是被毀壞了。

他決定將他的秘密告給約克並請求他的幫助。

一七·悲哀

在幾天以後關於那神秘的屋子約克給了他的朋友一個這樣的回答：它是屬

於加爾各答大學的教授的。二十年來他同他的家屬在印度過活，回到城裏來住幾個月只有三次。那年青的女郎，無疑地是他的女兒，因為人家知道他只有一個孩子。這個通知使卡爾很不快活。他想來想去，但似乎是已經失望地尋找方法到加爾各答去旅行。

一天回到家裏，他發見他的妹妹在哭泣：祖父死了。達威斯夫婦已經和來通知他們的叔父約克到他家裏去了。卡爾即刻將書包放下，跑去搭電車，不久也到了祖父的家裏了。走上樓梯，他幾乎不能再呼吸。各種意念和感覺紛亂地混合在他的腦子裏。他很驚奇，他未十分了解赫爾倫所說的話麼？或者他將永不再見那樣慈愛的好祖父了麼？他的父親將力拉開，抱着他兒子的胸，親了他許多吻。卡爾忽然哭泣起來了。他的母親引他到死人的房間裏。

那兒的牀上臥着面色慘白的祖父。他彷彿像睡熟了的。他的嘴唇上沒有何

種的微笑，然而有一種安靜的真實的形像。卡爾久留在祖父旁邊。他想起關於他在他膝上聽講故事的時間，關於同他所過的快樂的晚上；關於他的戲謔；關於他對於大家的和善和慈愛。

一次祖父向卡爾說：「每個人都是天使和惡魔。兩者之一常常較其他的更有權力。當它是惡魔的時候，常常去尋找天使。忘記別人的缺點，記着別人的好處。常常言談他們的長處，永勿言談他們的壞處。你這樣激勵人家並這樣使你自己幸福。你使好的特性更強健起來，毀滅那壞的。」祖父那樣深知去尋找各人的好的特性！關於這個卡爾想着，但不久他的母親便來引他走開了。

悲哀的日子，祖父家裏充滿着家屬的朋友贈送的花球和皇冠。它們的香味幾乎使人窒悶。吊唁的來賓繼續地來了，常常重複地說一些相同的慣用的話句。

在禮拜堂內舉行了宗教儀式以後，大家都到墓場上去，隨着那哀痛的棺

材。因為剛剛下了雨，墳墓還是潮濕的。大家走來圍在無草的地方。地下是一條大溝，兩旁是木板。人家使棺材溜下去，立刻用土掩埋了。牧師祈禱起來，卡爾憂鬱地回憶着。他的耳內聽掩埋棺材的泥土聲。人家將他親愛的祖父葬在那兒。那種習慣對於卡爾是那樣的殘酷。地下的凹處好像掘在他心裏一樣。

大家已經分散了。卡爾在其他的墳墓間走着，他想到已經睡在土裏的人們。

一八·學生和詩人

在他中學時期的末尾，卡爾好好地完成了他最後的考試。他的父親決定送他到赫德爾堡齊去讀書。他在那兒過了一年了；但是學生的快樂和鄉鎮的美麗，卡爾沒有快樂地享受過。他愈加變成幻想的了。當其他的人飲啤酒與在街上遊蕩的時候，卡爾在他的房間裏靜靜地坐着。

他有一只好的靠背椅，在寒冷的晚上他坐在火爐旁邊，想着或讀着。他時常作詩。他也寫長信給他的現在不魯塞爾研究法律的朋友約克。卡爾在赫德而爾堡齊研究自然科學，生物學和心理學。他決定最近一年開始研究法律學。爲了這個他也到不魯塞爾去了，當他在赫德爾堡齊的學年完結的時候。

在不魯塞爾他的生活比以前愉快的多了。在那兒他會見了他的朋友約克和在書院同學的納米拉爾，納米拉爾是剛剛從英國來的，他研究的文學。約克給卡爾的影響是很好的，因爲那個朋友時常是和善的，快樂的。他指導卡爾關於法律，政治會議以及社會的和科學的演講。像以前一樣，對於他的愛幻想的朋友使他多多地學習一些。

納米拉爾是一個貧窮的青年。爲了生活和求學他努力地工作着。他教授功課，他甚而演講關於英國的文學，他又爲新聞紙做文章。靠了他，約克和卡爾

得到了免費的戲票，那戲票是新聞的編輯處贈送的，納米拉爾也常常為新聞寫稿子。

約克和納米拉爾用他們的精力不住地激勵卡爾。卡爾雖然是研究的醫學，但對於文學和藝術他也極有興趣。他的兩朋友竭力慫恿他發表幾首他做的詩。但是卡爾猶豫了許久。結果他他選了三十首印了一本新式封面的美麗的小冊子，並且題名：「黃金的羽翼。」第一篇詩如下：

最後的飛翔

蝶，你向那兒飛去，

戰顫地，迅速地？

玫瑰和百合花已經死了，

寒冷也欺詐地來了，

你的羽翼宛如燈

在霧裏閃耀：

你穿過田野尋找甚麼，

那失去了的夏季的人麼？

花園是荒蕪了

你的愛情是枉然的。

骨節彷彿像馬鞭草

在無葉的花架下。

你何故要穿過花的坟地

飛入寒冷裏？

在各處的雨的眼淚

現在殘留在草場中。

大衆在巢裏靜默着，

芳香四溢；

你不要再同黃蜂鬥爭了

爲了那小花的心。

這兒留着的只有

鄉野的凋謝的菊，

在它上面親你的最後的吻

你將致死在戰壕中。

一九· 姻尼斯

每年的夏季卡爾回到家裏和他的雙親與黑耳給住幾個月。他在普魯攝耳的
第二年，那時他回到家裏，他知道他的妹妹變成城內的年青的大律師的未婚妻
了。他的將來的內兄弟是很有名的，爲了他的流利的口才並且也爲了他的善良
的品性使他得了許多朋友。那次訂婚邀請了許多朋友和達威斯的家屬。

這個夏季卡爾在城裏一再地看見了許多人。一次黑耳給的未婚夫來邀卡爾

要他和他的妹妹同他去訪他父親的剛從印度回來的朋友。那是加耳苦特大學的教授巴拉木。他同他的家從加耳苦特回來想在那城市過兩年自由的生活，爲了他們的健康。

當時年青的律師言談關於那教授的才能，那人是那樣的有趣，那樣的有智識，並且一切都好；卡耳感到一種舊的火燄又在他的心中燃燒起來了。

他想關於在拜在禮堂內看見的年青女郎。他又記起關於在公園裏失掉的球，也記起關於在那神祕的屋子周圍的散步。「我極喜悅和你到那兒去，謝謝，」他說。

那一天，那時他同未婚夫婦一同到教授巴拉木家裏去，卡爾是非常興奮的。關於這個黑耳輪很驚奇。

教授和他的妻和藹地招待他們並向卡爾介紹他們的女兒。那女郎是極美

麗，極可愛的，現在不過二十歲或二十一歲。

「卡爾·達威斯先生，」教授說，「這是他的女兒炯尼斯。」卡爾雖然很慌亂，但他却愈加勇敢了。——「大的快樂將會見你，姑娘，在五年以前在國家公園裏他曾經遇見你，在那兒你失了球。」

她略略變紅了臉可愛地微笑着：「呵是的，先生，我記起了，她說，你是那樣的和藹！」

卡爾在教授巴拉木家裏的一個最愉快的晚上過去了。以後他又常常到那兒去。人家請求他讀他的詩。他依了未婚女炯尼斯的贊讚的歌調創作歌曲。

達威斯姑娘常常邀巴拉木小姐來玩；爲了這個卡爾對於他的妹妹較前更加喜愛了。一次，卡爾和炯尼斯一同到河裏划船。他租一隻小艇，他們兩人靜靜地划着直至楊楊的樹叢下。她沒有看見她的白色的肩巾的一端輕輕地浴在綠

色的水裏了。樹林中閃耀着如燃的紅色的光芒，帶來了夕陽的傍晚告辭。卡爾不久完全放棄了重來到他的心裏的快樂的兒童的回憶，他們兩人沉醉在靜寂的熱愛的空氣裏。當他們回家晚餐的時候，他們是未婚夫婦了。

卡爾輕易地便得到了巴拉木夫婦的同意，同時也得了他的雙親的贊成。他在世界裏是最幸福的青年。

二〇・醫生

卡爾在不魯塞爾的病院裏實習還只兩年，但是每當聖誕日，復活節，以及暑期他便回到家裏。他的妹妹黑耳輪的結婚便是一個使他回家的最好的機會。

在那次婚宴裏他第一次宣布他和柯尼斯·巴拉木的成婚。是很快活的日在子。在他實習的最後一年的末尾的時候，卡耳在大學裏做好了他的關於「在醫

肉病中幻想的響影」的論文。榮耀地成功了，他便回到他的家裏。

依了他父親的勸告，他在鄰近的街市的適合的房屋裏租了一間地樓。炯尼斯幫助他佈置一切，他們的母親爲他們買家具，地氈，窗帷以及其他的物件。

卡爾願望在他家裏有幾張藝術畫。炯尼斯贈他一幅意大利的大畫圖，那畫圖就是以前他們同時停在博物院前面所看見的，當他們是小孩的時候。

因了達威斯和巴拉木兩家屬向他們的朋友和熟人的宣傳，卡爾得了不少的顧客。他將他的關於醫學的論文買給城內的書店使他的名字更爲他人所認識，雖然它的銷路不及他的詩集那樣好。爲了他的絕大的謹慎和明確，卡爾得到了不少的顧客。卡爾實行了幾次神經病的驚奇的醫治，他常常得到不少的興趣關於醫學的心理學的部份。

關於公衆衛生學他也很心得，他做了幾次關於每日生活的秩序，關於吃

飯和睡覺的法則，關於酒精的影響以及關於其事項的演講。

在半年以後，他在城市裏幾是最被稱讚的醫生，那時已經是沒有什麼原因使他和柯尼斯的結婚再延期了。關於這個那一對青年男女同意了一舉行一種極簡單的婚宴。他們的意見，人家不是大衆而結婚。依他們的願望，那婚宴完全是爲家屬和親近的友人而設的，並且相信關於這個是極合理的。然而巴拉木太爲了不能再與她的親愛的女兒在一起而很沉痛。但是柯尼斯的幸福却給了她不少的安慰。

因爲卡爾現是很努力的醫生，他不能長久離開那城市。爲了這個他們的蜜月旅行的時間是不能過於長久的。另一方面柯尼斯極願望不久在新的家庭裏開始他們的共同生活。但是他也願望到意大利去遊行。

首先他們在科芒和它四周的地方。綠的，深綠的水面上照映着金色的日

光，鵝嶼的山岳靜靜地在四周防守地站着，那些有纜在樹上並生在牆上的葡萄的花園裏襯托着許多白色的屋宇；這是詩的幽靜國的度。

在米蘭他們在塔中，在光明的天幕下雪白地閃爍着宛如奇怪的珠寶的大禮拜堂內足足地玩了半天。

列弗在攝他們在公爵的宮殿裏留下了多時，欣賞威尼斯的蘇格蘭人畫家的偉大的藝術品。他們在大理石的宮殿和弓形的橋下的運河里愉快地划着黑色的小艇。到了里多島他們乘船去看阿德里亞提坎海。在禮拜堂前面撒散穀粒給白鷄。他們經過從弗列攝格羅弗和麻耳攝而同到家裏了，他們很快活地開始他們的共同生活，卡爾心中覺得他的孩童的幻想是如何地美麗的真實。

一九三〇年七月付印
一九三〇年八月出版

1—1500

夫 婚 未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售大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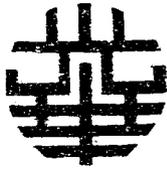
翻 譯 者 餘 影

發 行 者 光 華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光 華 書 局

各省各大書坊代售

87.3
88.3
40-1-1



89
862

79
52